

纪念江天骥先生（专栏）

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

朱志方 文

江天骥先生于 2006 年 10 月 16 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他至爱的哲学事业。他一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，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，还是在学术研究受到极左路线严重干扰的日子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学术的追求。1942 年，江先生投笔从戎，任职于美国“飞虎队”和第十四航空队，其间除了执行任务外，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，以至于在同事们眼里显得孤傲。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，他一直主编内部学刊《美国哲学动态》介绍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和其他哲学思想。江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是英美哲学，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。但他始终对大陆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。抗战年代翻译出版《斐希德的生平和哲学》后又参加《狄德罗选集》的翻译，文化大革命后主编出版《批判的社会理论：法兰克福学派述评》（1981），晚年则主要关注欧洲大陆哲学。江先生的哲学研究从大陆哲学开始，最后又回到了大陆哲学。

江先生的勤奋和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学识来源于他的勤奋。除了听听音乐，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，也不关心校外的事情，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。作为江先生的 81 级硕士生和 84 级博士生，我感到江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读书的形象。江先生读书有个不太好的习惯，就是用红铅笔在书上划线。但这也留下了充分的证据，他读西文著作和西方期刊数量之多，远远超过常人。因此对于西方哲学争论的起源、焦点、走向、各方的论证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在晚年，江先生谈得比较多的是大陆哲学和文化哲学，这种转变从他 1995 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来，由于江先生年事已高，其中大多数论文是我打印出来的。从文字输入这样的小事中，我学到不少重要的东西。江先生在科学哲学、语言哲学、大陆哲学、文化哲学等学科和领域的著作、论文，绝大部分用汉语撰写出版。但有几篇英文论文多数大陆学者还没有读过，只有 1985 年发表在《英国科学哲学杂志》上的论文早已翻译成汉语发表。这里选发几篇论文，原文都是英文，除《相对主义问题》都没有在国内发表过。这几篇论文也反映出江先生晚年哲学关注的变化。1995 年江先生在《哲学研究》发表了《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》我们选用这个题目来概括这个栏目的主题，我想是恰当的。

（作者工作单位：武汉大学哲学系，责任编辑：张伯霖）